

经典回放

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原狱

周梅森 著



经典回放

原狱

周梅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狱/周梅森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805-3

I. ①原…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179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陈楠

原 狱

周梅森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4 字数 237,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805-3/I·863

定价 36.00 元

编者的话

对作家的崇拜常常是通过他的作品完成的。优秀的作品是生命表达最合适的载体,不仅能够承受作家自身的生命之重,还能升华读者内心的悲欢离合。

凡是读过周梅森作品的人,常常会被他作品中焕发的精神力量和艺术魅力所打动,他的博大和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是因为他的多思、深刻、坚强和乐观。

周梅森的作品在社会哲学的范畴有着地标式的意义,喜欢他作品的人都能从周梅森的作品里读到足以解决任何困惑的力量。

本书是周梅森早期创作的作品,透着一种难得的真情实感。从这部描述革命历程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复杂的灵魂是如何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时代跌宕起伏的。

“经典回放”重拾了那些历经岁月的提炼仍旧焕发着耀眼光辉的文字,相信这些文字能像经典老歌一样驻进人们的心里,散发着永恒的芬芳!

2011年4月19日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1
第五章	32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2
第八章	49
第九章	56
第十章	62
第十一章	70
第十二章	76
第十三章	84
第十四章	93
第十五章	99
第十六章	106
第十七章	111

第十八章	118
第十九章	126
第二十章	132
第二十一章	138
第二十二章	144
第二十三章	151
第二十四章	157
第二十五章	164
第二十六章	169
第二十七章	175
第二十八章	184
第二十九章	193
第三十章	200
第三十一章	205
第三十二章	211
第三十三章	220
第三十四章	228
第三十五章	235
第三十六章	244
第三十七章	252
第三十八章	262
第三十九章	267
第四十章	276
第四十一章	285

第一章

到了大漠河边，形同丐帮的队伍再也走不动了。男人们见着河水眼睛全亮了，一个个卸下身上的破包袱、肩上的烂挑子，跳到河里去洗脸喝水。女人和孩子也跟着男人们往河下跑，水葫芦流星一样飞到河里，溅出片片飞旋的水花。河里的划水声，堤上的脚步声和大呼小叫的喧闹声，肆无忌惮地响着，伴着八月的夕阳，泻满了同治七年的大漠河滩。

老团总就是在这一片骤起的喧闹声中倒下的。

二团总肖太平立在河堤上歇脚擦汗时看到，载着老团总的独轮车爬上堤时不知因啥摇晃了一下，老团总软软地从车上滑落下来。独轮车一边坐着老团总，一边装着铺盖家什，老团总滑下来使车子失却了平衡，把推车的曹二顺闪了一下。前边拉车的肖太忠不知道，仍背着纤绳木然往前走着，便把一头沉的独轮车拉翻了。

肖太平骂着肖太忠，连忙跑过去搀扶老团总。那当儿，老团总还不像要死的样子。

老头儿勾头趴在地上，昏花的老眼不看堤下的大漠河，也不管河里弟兄们造出的响动，极是困惑地看着距自己鼻尖不到尺余的地面，嘴角抽搐着，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肖太平扶老团总在地上坐起时，老团总才抖颤着大手，抓起一把灰黑的渣土在鼻下嗅着，嘴里咕噜了一句：“不……不是土哩。”

这就引起了肖太平的注意。

肖太平看到，老团总所说的那不是土的土，顺着大漠河堤铺展着一条灰黑的路道。路道上有同样黑乎乎的牛车、马车在“吱吱呀呀”地行走。远处近处的旷野上，艾蒿丛生，几丈人深，颇有一种史前的景象。行在路道上的牛车、马车如同行在丛林中一般。时有三五成群的力夫从旷野深处的小道里钻出来，携着一身黑乎乎的炭灰走向西面一个浓阴掩映的村落……

老团总一生好奇，在生命的末路上，又一次表现出了自己非凡的好奇之心。

看着面前的景象，老团总很吃力地对二团总肖太平说：“记……记下来，时同治七年八月，吾……吾曹团部众家眷凡三百逾四人，昨出旧年县，今夕徙……徙入漠河境，沿途景象颇异。于路道上见……见黑人来去，不知操何营生？尤怪者覆地之土也，灰黑如渣，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竟为何物？待……待考之！”

肖太平没去记载这寻常的事物，笑了笑，对老团总说：“老舅，您老人家别考了，我知道的，咱现在已到了漠河窑区。一年前，我和一帮弟兄被官军追得急慌时，到窑下躲过几日，对窑区的事也算熟哩。这过往黑人都是在窑下挖炭的窑夫，这似土非土的东西是矸石渣，挖炭时挖出的，铺路道最好，下雨不粘脚。老舅啊，这窑区倒是个好地方哩，混口饭吃容易，官军来剿时也能往窑下藏哩！”

老团总“哦”了一声，有了点精气神。老头儿让二团总肖太平和儿子曹二顺把自己扶起来，挪到了堤上的一棵老槐树底坐下，再次打量起面前的这片天地。

细细打量下来，老团总大约是满意的。旷漠多艾草，极目少人迹，况且又有活人的窑，正是落难英雄们暂时落脚的好地方啊！于是，老团总稍一沉吟，对肖太平交待说：“那……那咱就在这里避一避吧，待歇息过来，再……再赶路。”

在同治七年八月的大漠河畔，老团总还是想着要继续赶路的，至于要赶到哪里去，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北方的老家是不能再回了，那里已被征伐的官军夷为平地，村村过火，人人过刀，回去死路一条。大势也不好，东西两路捻子都败亡了，再也没有哪个王能收容他们。他们这支曾隶属于西路捻军的曹团已在一年前舍弃了刀枪，卖光了战马，只谋求一个简单的目的：避开官军的追剿活下去。

当晚，曹团男女老少以老团总依据的这棵盘根错节的老槐树为中心，在大漠河畔的一片荒坡地上安营扎寨，支锅做饭。饭烧好，肖太平给老团总送饭时，老团总已起不来了，眼神飘忽迷离，口中只有呼出之气，几无吸入之气。

老团总英雄盖世，历经恶战无数，身上伤痕累累，逃难途中又无药可用，胸前和腰后的伤口早已化脓生蛆，自然逃不过一死。然而，对死在这片黑土覆地的窑区，老团总耿耿于怀。躺在老槐树下的一张破草席上，老团总干枯的手臂抬了抬，指着从槐树枝杈间隙里漏下来的同治七年的零碎星光，对聚在身边的肖太平和唯一一个活着的儿子曹二顺断断续续地说：“你……你们别……别把我埋……埋在这！你们回家，要……要带上我一起回，这里的土不……不是土……”

.....

老团总故去的这夜，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日子竟是曹团弟兄告别颠沛流离的反叛生涯，转入平和安居生活的一条分界线哩。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让官军闻风丧胆的西路捻军的曹团突然消失了，一群来路不明的窑夫出现了。这也成了嗣后曹肖两大家族子孙们回顾家族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这夜，大漠河在皎月星空下静静地流淌，两岸丛生的芦苇伴着夏

夜的轻风沙沙作响。河边蛙鸣此起彼伏，聒噪之声不绝于耳，映衬得天地间一派平和。空气中飘荡着的潮湿的河腥味和泥土野花的芳香味，更使这份平和显得异常真实。

二团总肖太平凝立于老团总的遗体旁，突然间生出了顿悟：人生一世，实以自然平和最为可贵哩。他们这支家族部属在经过多年的流血躁动之后，现在也该归复山野，去谋取自身的那份平和了。浴血苦战是一生，平平和平和也是一生，聪明人还是应该于平平和平和中获取自身那份生存权的。老团总如果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在八年中送掉四个儿子的性命，自己最终也倒在这块黑土地上了……

在大漠河畔掩埋了老团总，二团总肖太平白日黑夜地沿着大漠河转悠，察看旷野上耸着的一座座煤窑，设想着把属下曹团团丁变成下窑窑夫的可能性。

看来是很有可能，曹团残部扎营住下来只几天，桥头镇上李家窑和王家窑的窑主、柜头就纷纷过来了，想招请团里的弟兄下窑挖煤。这地方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经年大乱刚过，煤窑又都是新开的，力夫严重不足，工价便高，让不少弟兄动了心。弟兄们私下都和肖太平说，老这么躲着官军到处奔逃也不是办法，倒不如就地扎根，到煤窑上去挖煤了，既躲了官家，又能混口饱饭吃。

这也正是肖太平的想法。于是，肖太平按老团总立团时定下的规矩，对此等大事进行全团公议。公议的结果不出意料，大多数弟兄都不愿再四处逃了，赞成留下。肖太平便顺着大多数弟兄的意思，把老团总在此歇脚的计划，变成了就地扎根的计划。并公议决定一举分光了曹团多年攒下的尚未用完的几百两公积银。

分配曹团公积银时，肖太平想到了属于曹家的偌大份额。

肖太平对自己老婆曹月娥说：“公议已定，曹团就要散了，团里的公积银一分，日后大家就得到窑下独自谋生了，别人我不担心，倒是为你二哥担心呢！”

曹月娥说：“就是，二哥老实巴交的！可还有咱呢，咱不能扔下他

不管吧？”

肖太平说：“那是。所以我就想和你商量，二哥那份银子不分给他了，就存在咱们这算了，还有你爹和你那几个兄弟哥的恤金，也都存在咱们这儿吧！”

立团起事之初，老团总就为曹团立过规矩：曹团弟兄同生共死，皆不得自蓄私财。对团里的弟兄，伤养死葬负责到底。凡战死阵上的弟兄，都有一笔恤金。

曹月娥说：“只要你能对得起二哥，我就随你。不过咱一家分了这么多，好不好呀？都是一起上阵打杀出来的生死弟兄，爹一死，咱就这么做，人家会不会骂咱呀？”

肖太平说：“谁骂？咱分得多，说明咱曹家出的力大。我老舅自己和一门四子都死于官军刀枪之下，这份恤银还不该拿么？再说咱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太平天国和东西两路捻军的大汉国都被官家剿绝了，咱们也得活命呀，是不是？”

曹月娥认为肖太平说得在理，也就不做声了。

肖太平又把曹二顺拉到自家窝棚里，和曹二顺谈扯这事。

曹二顺听了半天没说话，两眼只盯着自家妹妹曹月娥看。

曹月娥解释说：“……二哥，太平这么着是为你好哩。你这人太老实，又做不成个啥事，倒不如傍着我们过，相互也有个靠头。”

肖太平也说：“二哥，在这儿安定下来以后，得空我就带你四处走走，找到合适的女人给你娶过来。到那时，有嫂嫂替你管着家，我们也就随你的便了。”

曹二顺这才问了句：“那……那咱再不走了？”

肖太平反问：“走？还走到哪去啊？”

曹二顺说：“回家呀。爹……爹说了，他……他要回家哩！”

肖太平叹了口气：“唉，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呀！”

曹二顺摇头：“爹……爹说了，这……这里的土不是土……”

肖太平说：“我说这里的土就是土，它能活人！”

曹二顺落泪了，咕噜着强调：“爹……爹说了，要……要咱带他回家哩！”

肖太平手一摆：“你别说了，现在不行！咱得先避过追剿的风头！等过上几年，这个，路上太平了，官军不再剿咱了，咱走时就把爹一起带回家……”

曹二顺抬起泪脸问：“真的？”

肖太平点了头：“真的，他是你爹，也是我老舅，还是我丈人嘛！”

曹二顺絮絮叨叨地说：“那……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人没本事，干啥都不行，这么多年从未给爹帮过啥大忙，爹临终时就……就托付我这么一件事，我……我要是再办不成，那……那不成孽子了么？妹，你……你说呢？”

曹月娥红着眼圈点了点头：“倒也是哩。”

曹二顺说：“只要往后能把爹带着一起回老家，别的事都依着你们吧！”

……

这次分配，终结了一个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公义时代。曹团历年公积结余下来的五百多两银子，经银钱师爷曹复礼的手，分配到了各家各户每个弟兄手里，人均不到二两。肖太平占着曹家死去和活着的六个人份额，再加上自己和曹月娥的份额，共计分得十五两二分三厘纹银和一口铁锅，成了曹团中最富有的男人。

除却占有了曹二顺和曹家的份额外，应该说，这最后的分配还是公道的。精明过人的肖太平，在同治七年八月，也只是精明到占下曹家的便宜，最早有了金钱意识而已。至于在这片黑土地上开窑做窑主，挣下一片黑炭白银堆起的偌大江山，并使得曹肖两姓家族几代人在嗣后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和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肖太平可真没想到。

老实巴交的曹二顺就更没有这种预见将来的目光了。在这决定未来几代人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曹二顺的思维仍停留在不蓄私财

的曹团中。望着肖太平分到手中的十五两二分三厘纹银，曹二顺还以为这又是一次弟兄之间的过手，他日后的一切依然会像往常在曹团中一样，有饭吃，有衣穿，一切都用不着自己操心哩！

第二章

曹肖两姓弟兄在大漠河畔刚落脚时没啥高低贵贱的差别。最早的房屋全是土墙草顶，没一间青石瓦屋。这个新建的移民村距漠河县的桥头镇不到五里地，当时还没村名，桥头镇上的人就称它为侏子坡。还纷纷打探，这帮口音怪异的侏子是从哪来的？肖太平便教两姓弟兄编出口径一致的故事说，他们是因着黄河决口，遭了水灾，全村被淹，家园陷入河底，才千里辗转流落到此的。桥头镇人便信了，便唏嘘不已——同治七年的桥头镇人不但轻信，还很有同情心哩。

桥头镇上的无赖王大肚皮却不知悲天悯人，以为来了敲诈的机会，自称是河下这片荒坡的主人，带着一帮痞子来坡上闹事。曹团的弟兄先还客气，要王大肚皮拿出凭据。王大肚皮拿不出凭据，却撒开手脚放赖。肖太平气了，反叛本性爆发，一声号令，弟兄们拿出了捻党余威，一阵拳脚棍棒把王大肚皮和那帮无赖全打了回去。王大肚皮吃了亏，马上跑到漠河城里向荒坡的真正主人——白家窑窑主白二先生禀报，要白二先生去认地。白二先生那当儿正为窑上的力夫

不足而发愁呢，得了王大肚皮的禀报，才知道来了这批侂子，就从漠河城里急急赶来了。

侂子坡最先见到白二先生的是曹二顺。

白二先生光临侂子坡的那个历史性的上午，曹二顺正满身大汗，为自己和肖太平的三间土屋苫草顶。骑在屋山上，曹二顺居高临下，就第一个看到了坐在无顶小轿上的白二先生和正往坡上走的白家账房、窑掌柜一千人等。曹二顺看那阵势，就揣摩着这群人非同凡响，以为是官府的捕快差人。曹二顺本能地一阵心慌，没和在房下递草把、和泥浆的肖太平打声招呼，便“吱溜”一声滑下了土墙。

正干活的肖太平不明就里，瞅了曹二顺一眼，问：“咋了，二哥？”

曹二顺向坡下指了指：“喏，太平，你……你看！”

肖太平便也看到了来认地的白二先生一行。不远的半坡上，那白二先生伸出白白胖胖的手撩开蓝布轿帘，正从轿里钻出来，笑咪咪地往坡上看呢。一边看一边用手上托着的水烟杆四下里指指点点，那架式就像主人家在指点自己的家当。

肖太平仍未想到白二先生是来认领自己的荒坡地了，还以为又是哪个窑主要到坡上招人下窑，便没理睬，努了努嘴，示意曹二顺重新上墙，把草顶苫完。

曹二顺便又踩着垫物爬上了屋山。

白二先生就这样被肖太平忽略了。

待得肖太平再见到白二先生时，白二先生已碰到了麻烦：来认地的白二先生被照例不认账的曹团弟兄围住了，在坡上的老槐树下动弹不得。白二先生和一千人等便于无奈之中大喊大叫。这喊叫声惊动了肖太平，肖太平甩下屋山上的曹二顺不管，独自循着白二先生洪亮的喊叫声，到了老槐树下。

见肖太平来了，弟兄们纷纷让开了一条道。

这样，肖太平就在曹团兄弟的簇拥下，出现在白二先生面前了。

肖太平一脸威严地问面前的弟兄们：“出了啥事？”

肖太平的弟弟肖太忠指着白二先生气咻咻地说：“哥，又来了个认地的！这家伙说，咱垒屋的这块坡地是他去年买下的窑地！哎，你看他是不是活腻了？”

被围困的白二先生这才发现肖太平是这帮侪子的头目，便瞄上了肖太平，冲着肖太平抱拳行礼说：“哎，哎，这位当家的弟兄，我说这块坡地是我的，那可不是乱说，我是有地契文书的！我今日到这儿来，也不是一定要赶你们走，只是想和诸位见个面，认识一下嘛！认识了，啥事不好商量呢？是不是？”

白二先生身边的窑掌柜章三爷马上向肖太平介绍：“这位侪爷，你们可是不知道我们白二先生哩！白二先生是我们漠河县最最有名的大善人！他老人家今日来看看大家，确是一番好意哩！”

白二先生带来的老管家也从白二先生身后凑过来，用瘦而长的手指蘸着口水，把契册翻开了，展出发黄的地契让肖太平看：“看吧，这是不是白家的地！”

肖太平不用看老管家手里的地契，心里已多少明白了，这块坡地看来是有主的。白二先生体体面面，不是王大肚皮一类无赖人物，断不会凭空跑来放赖的，因此必得以礼相待。于是，肖太平便向白二先生拱了拱手说：“白先生，这块坡地既是您的，我们立马走人就是，这么个大漠河县，总能找个地方栖身的！”

白二先生笑着说：“不必，这倒不必！你们的事我有所耳闻，你们本是遭灾逃难到这来的，借我的一块荒地落下一脚，真是不值一提！况且这些草屋你们又大都盖好了，我要硬赶你们，像什么样子？不把我的名声败坏完了？我在这里把话说明了，这块坡地是我买下的窑地，只想日后挖地下的炭，并不想种啥，你们只管用，先用三年吧！三年以后，我要真挖这地下的炭了，咱再商量咋办吧！”

肖太平认为，三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清，若是这地方不好活人，没准三年后他们便走人了。肖太平便代表曹团弟兄向白二先生道了谢，还给白二先生作了个恭敬的大揖，说：“既借了白先生一块宝地，

日后就要多多拜托白先生了！”

那日，肖太平已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将来势必要和这位白二先生发生点什么联系，至于是什么联系，他一时说不清。肖太平可没想到，这位白二先生会是个从根本上改变他命运的人。

地的事不谈了，白二先生很自然地谈起了他的白家煤窑。立在一棵老槐树下，看着坡上坡下那么多青壮男人，白二先生就像看到了一圈的好牲口。白二先生很是亲切地在一些弟兄健壮的肩背上摸捏着，两只细小的眼睛明亮无比：“……好，好，都是好后备哩！”

肖太平不知白二先生的意思，目光困惑地看着白二先生。

白二先生笑眯眯地对肖太平说：“……你们这帮弟兄初来乍到，整治荒地一时也没收成，犯难了不？这个忙我就得帮了，谁叫你们住到了我这片坡地上了呢？我不帮你们，谁还会来帮你们呀？！”

肖太平试探问：“先生的意思是……”

白二先生把托在手上的水烟袋向面前的弟兄指了指：“我的意思呀，叫你们这些弟兄都到我们白家窑下窑去吧，填饱肚子不是问题！”

肖太平不知道白二先生的真心思，还以为白二先生真想为曹团弟兄帮忙，便说：“多谢先生一番美意，下窑的事倒不愁，李家窑李五爷和王家窑王大爷都派人过来了，好些弟兄已经跟他们干了哩。”

白二先生一怔，脸挂了下来：“哎，这么说，我……我还来晚了？”转而埋怨窑掌柜章三爷，“这些侪子弟兄到坡上都快一个月了，你咋不过来看看？要不是王大肚皮跑来说，我还不知道！在咱地界上，还让他们李家王家占了先！”

窑掌柜章三爷讷讷地说：“窑上的事太多，兄弟……兄弟一时没顾得过来……”

肖太平这才看出，白二先生是想让曹团的弟兄下他的白家窑的，忙说：“也不是所有弟兄都去了李家窑、王家窑的，还有些弟兄可以到先生窑上去做哩！”

白二先生点了点头，脸色仍不好看。